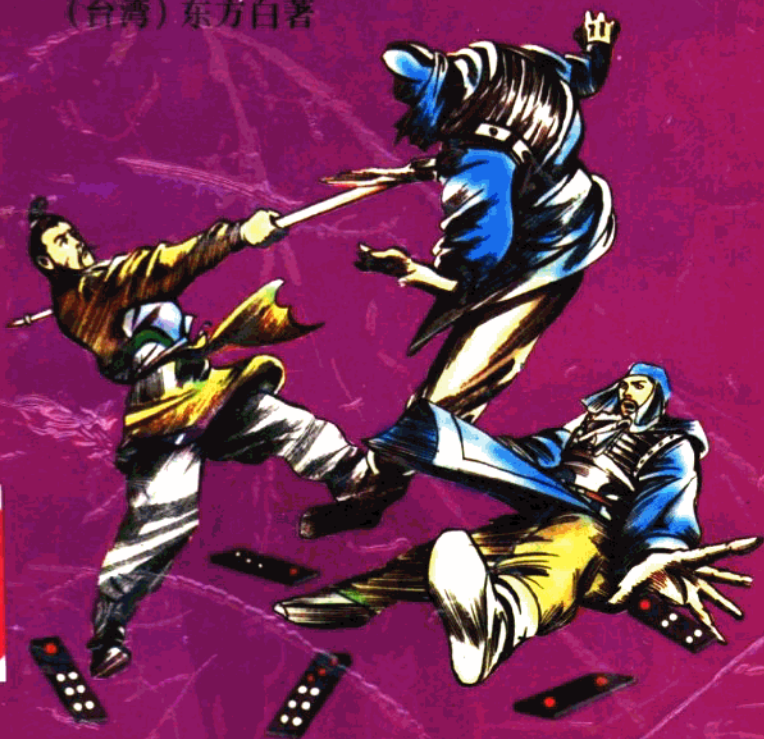


梦里乾坤剑

(台湾) 东方白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梦
里
乾
坤
剑

上

「台湾」
东方白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梦
里
乾
坤
剑
下

「台湾」
东方白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新登字 01 号

梦里乾坤剑

东方白 编著

责任编辑 古 风

封面设计 康 瑛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发行

印 刷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16.5 印张 35 万字

版 次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册

ISBN 7-225-01154-5/I·243

定价:19.8 元

内 容 简 介

“夺命圣手”秦鸥，年轻英俊，武功盖世，精通“乾坤剑”和“瑜伽功”，仗着一身侠胆义胆，奉师命去完成特殊使命！

武林中突遭到位“逍遥指”，他武艺强，心狠手辣，人人自危，畏之如虎，但谁也不知他究系何人。秦鸥经多方探寻，迷雾渐开，施展绝技击败对方，却发现所谓“逍遥指”竟是师兄石起风，而自己千方百计保护的女友，竟是他的情妇！

深藏武功，东北挖参，为的是替师兄张昱报杀父之仇。谁知误中奸计把师兄光作“采花大盗”而杀，于是夜闯裴刚府，设计乱葬岗，火烧“小洞天”，假扮哈贝子，受讷拂嘆，得靓女相助，力斩群魔，报了师兄之仇，也除了朝庭之祸。

为求救命夺药，充当杀手，与各路高手对阵，屡遭围击，更有痴情女因爱生恨，施毒追杀。大功将成，又遭暗算，死而复生……

师父金谷让“岳枫”向赵铮学艺，报父母之仇。谁知金、赵二人也是仇人，张伐、孙树仁贪财害命，自不得善终，赵铮、金谷因爱生妒，见死不救，亦悔之莫及。睡梦中与梁小雪交换信物订终身，梦醒时竟见人去信物存。坟头觅得古币，幸与妙龄女余小雪相会，余女显非梁妹，但都有似曾

相识之感……

时而中原，时而东北，时而塞外，时而西陲，
虽为秦鷗，而忽当卫青、忽作岳枫，心中虽有我，
我常即是他。梦也，真也是我化为蝶，蝶化为我
也？

本书是武侠名家东方白先生的力作，默默温
情与刀光剑影相融合，现实世界与梦境幻景相交
织，险象环生，悬念迭起，情节曲折，风格独特，读
之不忍释手，阅毕回味无穷！

目 录

- 第一章 为救心上人秦鸥愿取他人 (1)
幸得神医救冷兰死里得生
- 第二章 五大魔头围攻疗伤女 (22)
两位英雄挥剑救美人
- 第三章 冷艳女子对决表命 (37)
多情男儿水葬女友
- 第四章 小河套边频遇夺人蹊跷事 (46)
华山涧中不见水底女儿尸
- 第五章 夺命圣手大德昌探密 (70)
吕氏三剑伏牛山败绩
- 第六章 招客店杏香巧解神秘偈 (98)
鹰游山秦鸥再遇活冷兰
- 第七章 公孙远祭神遇刺客 (116)
逍遥指现形废武功
- 第八章 裴刚巧言欺骗英雄 (128)
秦鸥中计误杀师兄
- 第九章 褚总管毙命裴家祠堂 (141)
梅三弄装傻悦来客栈

第十章	化缘头陀渴语裴老大被开膛 显露武功乱葬岗梅三死剑下 (156)
第十一章	略听身世裴前莉存疑 飞扬跋扈柳浪受辱 (172)
第十二章	探裴府败露香闺藏身 小洞天斗剑贝子之命 (179)
第十三章	真秦鷗巧扮假贝子 岳师爷设计骗裴刚 (199)
第十四章	假作浪荡子惹少女哀恨 巧使计中计使李棠自绝 (216)
第十五章	“黑手织女”苦战“冷血女媧” 夺命圣手力斩三位恶魔 (232)
第十六章	两兄弟保主拼死命 双簧戏巧除余避秦 (259)
第十七章	求神药秦鷗充杀手 爱生恨萧红施毒药 (284)
第十八章	遭袭击东海鳖命归黄泉 扮萧红波斯女几得雨露 (322)
第十九章	毒策辱人自取辱 冤家情侣诉忠情 (348)
第二十章	中暗器秦鷗暂义命 返密室萧红听瑜伽 (357)
第二十一章	险象环生秦鷗复活 履行诺言朱野送药 (377)

第二十二章	侠士奉命代人复仇 美女设计智擒英雄 (394)
第二十三章	品花阁中风翹金屋藏须眉 机关丛里岳枫挥剑战张伐 (420)
第二十四章	雾笼心头愈拔愈浓 娇娥相助绝处逢生 (439)
第二十五章	以血还血灭仇敌 因恩生情定终身 (459)
第二十六章	似梦非梦扑朔迷离 亦真亦幻缠绵非恻 (497)

第一章 为救心上人秦鸥愿娶他人 幸得神医救冷兰死里得生

夜，凄风苦雨，这种天气也只有梦见周公最合适。

这儿，是城内铜驼巷附近一幢颇大的宅院。此宅之大，主要是前后院辽阔，占地就有两百多，而屋后却很简单，仅正屋五间，东西两厢各三间，共十一间而已。

像这种的宅第，在洛阳城很不惹眼的。但是，武林中的“圣手夺命”余寒斋却住在这儿。

他是名医，也是高手，在武林中享有盛誉，背后却也挨了不少的咒骂。赞他的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恨他的人则恨之人骨。

所以，“圣手夺命”这绰号有正反面兼具的意义；在反面来说，也有向阎王爷夺回性命的意思。

此刻，一条黑影自余家左侧墙外落入院中。

此人一身劲装，约在三十以下，面貌厚实端正，却有一股逼人的英气，健臂中托着一个昏迷不醒的年轻人；这年轻人看来十分俊逸清秀。

年轻人电目四扫，显然是来求人治病的。

他略一打量，立即向唯一有灯光的屋中掠去，一掠六七丈，居然点尘不惊。这工夫的屋中，有人冷声道：“什么人擅闯民宅？”分明是个年轻女子之声。

年轻人朗声道：“在下秦鸥，因敝友重伤垂危，特来求医……。”

屋中的少女漠然道：“家父出诊未回，恕不接待，请另就高明吧！”

秦鸥道：“不知余大国手何时可返？”

“也许明天，也许后天！”

秦鸥一脸惶急之色道：“敝友伤势垂危，可否请姑娘先诊断一下？救人如救火，姑娘……”

“伤者何人？”

“敝友……”

“他没有名字吗？”

“他叫……冷岚……寒冷的冷，山岚的岚……。”

“好，你把他抱入东厢，我要声明一下，我可是仅会皮毛，勉为其难地看看，不敢说有把握！”

“多谢姑娘！”年轻人径奔东厢，这大院子十分辽阔，四周栽植了些枫树。秦鸥到了东厢门外，那门儿“呀”然而开。竟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不知是不是在屋中说话的那个。提着一盏气死风灯，道：“请进！”

此女打扮朴素，布衣布裙，但却冷艳逼人。

“秦鸥抱着人进入，看来这是三间为人治病之处所，桌上有药箱，四周有药柜，还有一张诊治病患用的单人床榻。

这姑娘冷漠地道：“把人放到床上去。”

秦鸥虽知道这少女太冷漠了些，但求人救命，这也没有办法。把病人放在床上。那姑娘把灯笼交给他拿着，道：“是怎么受伤的？”

秦鸥道：“中了‘逍遥指’，一直未醒过来。”

这姑娘也没出声，走近仔细一打量，不由脸色骤变，接过秦鸥手中的灯笼，“卟”地一声吹熄，大声道：“小翠……”

内间有个少女道：“小姐有什么吩咐？”

“送客！”说完，这姑娘已经向正屋走去。

这工夫内间走出一个小丫头，伸手一让，道：“秦大侠请便！”

秦鸥愕然道：“请问，刚才那位姑娘只看了病人一眼就逐客，这是待客之道吗？是在下礼貌不周，还是以为在下付不起费用？或者另有原因？总该让在下明白才行！”

丫头道：“我们小姐也许无法治疗这种指伤，秦大侠多说无益，还是另就高明吧！”

秦鸥急怒攻心，沉声道：“敝友重奄奄一息，不能再耽搁！”

丫头道：“我们小姐一旦拒绝治疗，就不必再浪费时间，请吧！”

秦鸥嘶声道：“此处不治，在下也无别路可走，不过我希望知道，人称‘医者父母心’见死不救，医德何在？”

丫头道：“秦大侠，你走是不走？”

秦鸥厉声道：“在下说过，已无退路。如吾友在此不治而亡，在下决定在这大门上钉上一个牌子。昭告天下武林同道……”

丫头小翠道：“什么牌子？上面有什么字呀？”

“恶医！”

丫头咋舌地笑了起来道：“这似乎不是秦大侠先想到的，以前早就有人说过。如果一个人被任何人所称道，面面俱到，那就是不折不扣的乡愿了！”

“反正在下无处可去了，只好在此等余大国手回来！”

“要是老爷子明后天回来，你的友人万一……”

“吾友如有个三长两短，秦某就把这房子拆了……。”看他的样子，绝不是唬人的。

这工夫外院忽然传来了开门及闭门声，不久隐隐传来交

谈声，只闻一个苍老的声音道：“是什么人来求医？”

“回老爷的话，是一个名叫秦鸥的年轻人——”

“嘿！居然是个鼎鼎大名的武林新贵——”

小童道：“老爷，他是什么人？挺凶呀！”

老人“嘿嘿”冷笑了两声道：“他又能怎么凶？凡是来找我余寒斋的人，他凶得起来吗？”

“老爷，他说要在门外挂个牌子，还要把这房子给拆了……”

“挂个什么牌子呀？”

“这个……”小翠呐呐而不敢说出来。

秦鸥大喜，立刻奔出车厢，这工夫余寒斋和小童已在十余步之外，看来不像是出远门应诊的样子，因为他穿的是件睡袍。

“余前辈，晚辈秦鸥拜见……”

哪知余寒斋叹口气道：“我叫‘圣手夺命’，你叫‘夺命圣手’，咱们两个都差不多，我是毁誉参半，你是是非不明……”

秦鸥道：“不知余前辈此语究系何指？”

余寒斋不出声，径自进入东厢，由于没点灯，只隐隐看到床上有人仰卧不动，伸手一试脉，立刻冷声道：“你可知小女为何一看此人掉头就走的原因吗？”

“晚辈不知……”

“你小子应该知道的。”

“晚辈确实不知。”

“哼！我看你是装糊涂，这明明是个女人，你却来冒充男人！”

“晚辈也没说她是男人呀！”

“混帐！她明明叫冷兰，你却说她是山岚的岚。这女人杀气太重，黑白两道都在找她，你是犯了什么羊癫疯，非管这档子闲事不可？”

“站在名医的立场，应该是有救无类才对……”

“放屁！你倒消遣起老夫来了！”

秦鸥目光一寒即敛，此时此刻不得不软下来。余寒斋又道：“秦鸥，老夫可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要是治不好……”

秦鸥抱拳道：“只要前辈尽力而为，天命修短，那只有交给冥冥中的主宰了！”

余寒斋冷笑道：“看你小子的脾气，万一老夫治死了人，你小子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

秦鸥道：“药医不死病，晚辈不会强人所难，但救人应尽全力，不可儿戏！”

“你简直是放屁！老夫为什么人治病当作儿戏来？”

“那就请前辈赶快着手吧！”

余寒斋坐了下来，道：“小翠，装烟倒茶！”

“是，老爷……”，小翠到内间取来了水烟袋，装了烟，还打着火且烯上了纸煤，然后交给余寒斋，开始“呼噜呼噜”地吸着。

不久自口鼻中冒出大量的白烟。

这工夫小翠又去倒茶，直到余寒斋连抽了三袋烟，这才伸伸懒腰，道：“小翠，是什么时辰了？”

“大约是子时末了吧！”

“好，把灯亮起来……”慢条斯理，好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人已被他遗忘了似的。一边的秦鸥不停地抹汗。

要不是为了冷兰，他早就指着余寒斋的鼻尖骂他个狗血

淋头，甚至揍他一顿。

他就不信，若床上的人是这老杀才的亲人，他也会这么穷磨蹭个没完吗？

灯是点亮了，屋内还是不太亮。

余寒斋道：“你说他是怎么受伤的？”

“中了‘肖遥指’。”

“这……”余寒斋站了起来，而且东一头西一头地跛着，道：“你……你怎么不早说呢？”

秦鸥心头一震，呐呐道：“前辈，你是说……”

“‘逍遥指’下道逍遥，这句话你可懂得？”

“当……当然，是指中了就麻烦……”

“不仅是麻烦，中了就无救！”

“不，听说也只有余前辈可救。”

“那是为老夫脸上擦粉，好吧！既然你已经来了，我总要试试看。可是老夫还要重复一次，中了‘逍遥指’，神仙也会死，你可要心里先有个数儿……”

“晚辈心里有数！”

“我是说她万一死了，你要马上把尸体弄走，不许在此赖皮。”

“这……这是当然，不过以前辈的医术来说……”

“这当口你就是奉承也没有用，反正老夫不妨摊开来说吧！生机只有十之一二，死的机会是十之七八。”

“前辈，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倒是尽快动手呀！”

余寒斋眼一瞪，道：“急什么？小子，你带来了多少钱？”

秦鸥一腔怒火强自抑制，冷冷地道：“不算多，黄金十两……”

“差得太多了!”一般疑难急症,就要这个数字,“以‘逍遥指’来说,是这数字的五倍呢!”

实在忍无可忍,秦鸥冷峻地道:“你既然不能包医,凭什么叫要这么多?”

余寒斋道:“余某就是这个作风,你是要不要医?马上决定!老夫累了一天,也真困了……”说着,连连打了两个呵欠。

秦鸥道:“就这么办。”

“先付费后治病,这叫作先小人后君子!”

秦鸥双拳紧握,双目喷出火焰似地道:“余寒斋,如果你误了治病的时间,你可也要负一切责任噢!”

“好!”秦鸥掏出十两金子,往余寒斋手中一塞道:“这是十两,余数十天内付清……。”

“这……赊帐啊!余某还没破过例,这恐怕……”

“恐怕怎样?”腰上斜插的长剑已出鞘一半。

“怎么?要杀人哪!小子,你要是来这,老夫可就不考虑治这女煞星了……”

秦鸥绰号“夺命圣手”何曾受过这种闲气,不由微微颤抖,这工夫余寒斋道:“小翠,让我再抽袋烟……”

小翠急忙为他装了烟,余寒斋“呼噜呼噜”地又抽起水烟来,抽完吹出烟渣子,又装了一袋。

秦鸥真想一个耳光打两个响。但是,一切都要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一口气总要待他治好了病,有了结果之后再一起算。

秦鸥轻轻地把剑还鞘,道:“晚辈说话一向算数,数十两金子,前辈应该相信晚辈不会赖帐的。”

“这还像句人话,不过我还要再重复一遍,不论患者是死

是活，治疗费是一文不退，欠金如数缴清。”

“那是当然！”

“听你小子的语气，颇不甘愿，这样不成，万一到了末了反悔，来个要钱没有，烂命只有一条怎么办？干脆，咱们还是先话清楚。”

“哎呀！我的天哪！俗语说：医生有割股之心。病人在生死边缘上挣扎，你却在斤斤计较这点费用，你……”

余寒斋道：“这样吧！你来时有一套牛车和一头老黄狗对不对？”

“你就把那套牛车及老黄狗送我，看你手头拮据，就抵它十两好了！另外……”

秦鸥大声道：“不可以，你要车子可以给你，牛不能给你。”

“小子，为什么？难道说一头牛和一只老黄狗能值十两金子？你小子还说老夫吝啬……”

秦鸥道：“我小时候，这牛抵死了一头狼，救了我一命，所以不能送人。至于这头狗，由于几乎和我同岁，也舍不得卖。”

余寒斋道：“除了一牛一狗之外，你还要答应我一个条件我才干，看来这档生意是谈不成了……”又打了呵欠，似要出屋。

秦鸥的面孔有点痉挛扭曲，一字一字地道：“还有什么条件？”

“这件事嘛！你小子自命不凡，怕是更不会答应了！算……算了……”扭身就往外走。

秦鸥一把揪住了他，切齿道：“余寒斋，你可要酌量点……”每一个字都像自冰窖中吹出的寒风。

“干啥？小子，你要行凶啊！”